

賈子次詁

賈子卷第六 內篇六

正定王耕心次詁

連語第三十四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  
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  
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  
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曰  
嚮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  
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  
進蹴之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

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擇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尙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虐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貶雖小皆已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呂爲當罪半呂爲不當梁王曰陶朱之叟呂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呂爲當罪半呂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

吾子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曰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大說曰臣竝竊觀之牆薄咫亟壞繪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曰曠曰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曰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

曰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  
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  
謹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  
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  
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  
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任  
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  
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  
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  
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惟中主爾又似練絲染

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曰善趨也故臣竊曰爲練左右急也

傅職弟三十五

或稱春秋爲之聳善抑惡曰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曰馴明其志教之樂曰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

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  
太子曰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曰道之忠明長復  
曰道之信明度量曰道之義明等級曰道之禮明恭  
儉曰道之孝明敬戒曰道之事明慈愛曰道之仁明  
儻雅曰道之文明除害曰道之武明精直曰道之罰  
明正德曰道之賞明齋肅曰道之敬此所謂教太子  
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曰輔相之總威儀曰先後之  
攝體貌曰左右之制義行曰宣翼之章恭敬曰監行  
之勤勞曰勸之孝順曰內之敦篤曰固之忠信曰發  
之德音曰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賢

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備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無恩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音聲不中



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曰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  
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色不比順隱琴肆  
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  
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荅遠方諸侯遇貴大人  
不知大雅之辭荅左右近臣不知己諾之適簡聞小  
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  
之天子居處出入不曰禮衣服冠帶不曰制御器在  
側不曰度雜采從美不曰章忿怒說喜不曰義賦與  
譙讓不曰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不從少師之教凡  
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湛

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飢而憊  
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  
自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  
舉不減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  
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  
頌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  
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  
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輔佐第三十六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要自調天下之

宜正身行廣教化修禮樂呂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  
呂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  
執正職大拂秉義立誠呂翼上志直議正辭呂持上  
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鑿  
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呂獻知  
善則呂獻明號令正法則頒度量論賢良次官職呂  
時順脩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  
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呂規是非明  
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  
節春夏秋冬用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

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諱典博  
聞呂掌駟乘領侍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車右坐立  
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  
則職呂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  
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呂諗遇大臣之  
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  
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呂証出入不從禮衣  
服不從制御器不呂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  
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呂諫故善不徼過不聞  
侍從不諫則調諱之任也典方典容儀呂掌諸侯遠

方之君譏之班爵列位軌伍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  
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眾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  
僻淫犯禁之差弟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  
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  
常典天呂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  
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  
之禮儀年居其宜呂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脩憲  
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呂報祈  
天明故麻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  
奉常之任也祧師典春呂掌國之眾庶四民之序呂

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  
是時有事于皇祖皇考

問孝闕文弟三十七

禮弟三十八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  
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呂養太子  
哉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  
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  
卽上下躋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虐故道德仁義  
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  
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曰明  
禮禮者所曰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  
主臣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  
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  
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  
所曰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  
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  
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  
不厲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  
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  
之質也禮者臣下所曰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  
吁嗟虞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天子佐與十乘曰明貴也儼牲而食曰優飽也虞人  
翼五豝曰待一發所曰優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  
敢曰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  
厚盡矣作此詩者曰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  
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歎之也長曰吁嗟虞



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曰節義而  
沒不遜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殺  
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殺不下浹  
上不舉樂故禮者所曰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  
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  
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曰木瓜報之曰瓊琚匪  
報也永曰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曰軀償矣弗敢謂  
報願長曰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  
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

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日樂諸侯食珍  
不失鍾鼓之縣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  
有飢人人主不飡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  
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屏不塗榭徹干侯馬不食  
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  
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  
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  
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  
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

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  
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  
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  
鷹隼不鷲眚而不逮不出穎羅艸木不零落斧斤不  
入山林昆蟲不螫不目火田不麝不卵不剝胎不死  
天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  
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  
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囿  
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  
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

虐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里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燠物時孰民心不挾詐賊氣脈消化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蠹猛虻之蟲密山毒不蕃艸木成薄矣饒虐大仁之化也

容經第三十九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曰嚴祭祀之志愉然思曰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曰厲喪紀之志溲然漼然憂曰下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曰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曰婉軍旅之容溲然肅然固曰猛

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容色之經也視有四則  
朝廷之視端平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  
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平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  
敬曰正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  
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  
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  
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曰微磬曰共立因曰磬折  
曰肅立因曰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曰經立之容肫  
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  
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

坐坐容也行目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  
不則從容而任行容也趨目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  
狀若汜足如射箭趨容也旋目微磬之容其始動也  
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旋如濯絲跔旋之容也跪目微  
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  
容也拜目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目舉  
項衡目下盭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氏拜容也拜  
而未起伏容也坐乘目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  
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  
立乘目經立之容右持綬而左臂誦存劔之緯欲無

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軍之容也禮  
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曰應武容兵  
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跂坐而踞體怠懈志驕傲趨視  
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  
皆禁也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  
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焉是曰邪放非辟無因入之  
禹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  
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庠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標之  
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曰善趨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曰行  
鳴玉者佩玉也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曰納  
其閒琚瑀曰雜之行曰采齎趨曰肆夏步中規折中  
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  
故詩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動曰紀度則萬福之  
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作有文言語有章曰承其上曰接其等曰臨其下曰  
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  
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曰上下和協而士庶順



壹故能安輯其國曰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爲量多  
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  
可選眾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  
之各有容志也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  
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虛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  
得無恙虛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虛故  
身之倨佻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曰明尊  
卑別疏戚也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衰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曰遺忘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虛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虛宜故威勝德則愔德勝威則弛威之與德交若繆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蜚龍虬龍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

賈子卷六  
三  
在小不實在大不寃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  
愾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  
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爲路輿也蓋圖曰象天二十八橈曰象列宿軫  
方曰象地三十輻曰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  
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輿教  
之道也

人主太淺則智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  
必至故師傅之道旣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  
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

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校詁六

連語第三十四

舊弟三十五

吾子決是

盧本無子字新序如文是也今補正

梁大說

盧本大作國別本如文新序同是也今改正

推侈

盧氏曰推侈樂之臣見漢書古

今人表

韓非子作侯侈抱朴子良規篇作推侈即龍推侈也潭本作飛廉與惡來皆紂臣無桀臣非是龍

逢

盧氏曰諸書皆作逢音蓬蒿之蓬後世作龍逢薄江切愚按其字古作逢音蓬蒿之蓬後世作逢呂示別其

音亦改讀龐

傅職弟三十五

舊弟三十三

革勸其心

俞說倉頡

篇曰革戒也革勸即

填其浮氣

盧氏曰填與鎮同

故志

盧氏曰故

志古先

學太子

盧氏曰學讀爲

長復

盧氏曰長復謂

也

間雅

盧氏曰

儻

目道之敬

盧本敬作教潭本如文是也今改正德音

目揚之

盧本音作言俞氏說楚語如文是也今改正

學業不法

盧本作天子學業之

不法注曰大戴禮無天子之三

天子至親戚

盧本無

字愚按大戴無是也今刪正

吝授

盧本吝作吝注謂

母爲親戚見左傳亦俞氏說

吝授

大戴吝授作鄰愛

鄰亦同吝愚按吝正文云俗文今改正

受業不敬盧本

此下有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十五

字注謂

大戴無愚按數事已見上文此實誤衍大戴

無是也

數願趨行

盧氏曰趨行

簡聞

小誦

本如文大戴禮譙讓

小義

小道

同是也今改正

小義

小道

盧本此下注曰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孔氏廣森

大戴禮注謂賈子別本有之而太保作少師愚按孔

氏說是也

安而易

今補正

夜漏至而數

猶屏人而言詳見諸子平議

飽而彊

字大戴禮記無

是也今刪寒而儒盧氏曰別本自開戶盧本作帝自為開

衍文是也今刪正亟顧還面盧氏曰大戴作環面注旋器御至

不臧盧本器上有而字注曰大戴無臧作逆樂序盧

日逆大戴時節盧本時上有不字注謂輔佐弟三十

禮作迭六舊弟呂時順脩盧本順脩作巡循俞氏曰荀子王

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是也今改正愚按二字乃

形近之誤俞氏復曰巡順通假為說必欲捨正文呂

從舊誤之馬之倫色盧本馬作用注謂譚見過則調

通假謬已盧氏曰說文調為調之重文然此處義當領侍從盧

與諫通愚按盧說是也調讀為諫古晏切領侍從盧

侍作時注曰疑是侍從愚職呂証說文証諫也之盛

按作侍從是也今改正職呂証說文証諫也之盛

誠為訓呂職諫別見下文也說軌伍盧氏曰五家為

審詩至淫聲

盧本商下無修憲二字俞氏據荀子王制篇訂如文是也今補正

是時

至皇考

盧氏曰此下文脫案大戴禮千乘篇其文與有相似者彼作司徒典春其下文不同至方

春三月下云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

祖皇考朝孤子八人呂成春事司馬司夏云云方夏

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

之有慶者七人呂成夏事司寇司秋云云方秋三月

收斂日時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呂

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

目成冬事所呂不全引大戴禮之文者彼亦有脫誤

故也皇祖皇考建潭各本俱作問孝闕文第三十七

皇考祖考今從大戴禮改正

舊弟禮弟三十八同舊弟奧剽愚按剽義未詳別本一

非君仁臣忠盧氏曰潭本同佩牲同潭本作貳優中也

也君仁臣忠盧氏曰潭本同佩牲同潭本作貳優中也

盧本優作復俞氏說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而

使之易中也上文曰優飽文義正同是也今改正

沒不還

盧本還作還俞氏曰還乃還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還及也沒不還者無不

及也愚按俞說

近是今改正

謝徹干侯射之處干侯即豕侯譚本作

作射徹侯

驚眊

不出穎羅

穎羅未詳俞

今從建本

魚肉至廟門

盧氏曰魚肉

爲證其說迂曲殆非確詁

魚肉至廟門

之義未詳肉

疑育之壞字育下从肉闕其上半即爲肉字矣魯語

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祭且罷設鄂曰實廟

庖即魚育不於切盧氏曰地富燼書禮樂志后土富

入廟門之義於切

地富燼

書禮樂志后土富

媼疑卽媼形近而譌後人遂目

猛虻

愚按猛虻蓋非

母媼釋之愚按媼音蠶於云切

虻

愚按猛虻蓋非

聊切

山毒至薄

山毒至薄

矣諸毒皆生於山故曰諸毒爲山毒山毒不蕃山中諸毒不蕃育也成盧本作少義不可通亦成字之鑠誤今皆改正如文艸木成薄言艸木皆成林薄也鑠



厚愚按爾雅釋詁鑠美也詩於鑠王師是也俞氏別有說委曲傳會殆非確詁容經第三

十九舊弟同盧本此篇自志色之經目下至兵車之容十五節皆分節提行其子目亦別爲一行目

下皆無也字王謨本自篇首至氣不順皆禁也通爲一章各子目亦皆有也字愚按王本是也觀末節若

夫立而跋句則此文當通爲一章無疑盧氏不詳文義輒依課本分節提行且刪除子目諸也字俾文義

古式皆就湮沒殊近武斷今據王本仍合爲一章諸也字亦悉補正如文舊本分節大率皆宋目後人所

爲不足據也潏然盧氏曰憂目下盧本下作潏潭本作文

潏即潏字之異文不當重維如盧氏曰下潏潭本作文

出愚按俞說是也今改正維如有缺文恟然盧氏

音幽憂也若不還盧本運作還俞氏曰當作還若不還容

色之經也盧本惟作容經二字愚按篇內子目與全篇同名古今無此例決誤無疑考下文容

色不比句知此當作容色之經亦適與上節志色

之經合蓋原文實脫色之也三字爾今補訂如文端

汜盧氏曰汜即流字言敬目正盧本正作和意林如文是也今改正文言有序

盧氏曰意林屏氣折聲盧氏曰意林作屏聲氣脰不差盧氏曰別本脰

作和呂序肘身似不則愚按不則未詳俞氏讀則爲即亦非確詰旄如濯絲俞氏從淮南子

高誘注旄讀近綱絆旋盧氏曰絆與盤同隨前呂舉俞氏讀隨爲散

詳見羣經平議是也如屋之氏盧本氏作丘愚按丘乃氏

之舊文隨又散之假字也拜而未起盧氏曰此有脫文視

書食貨志封君皆氏首是也五旅盧氏曰即曲禮五雋趨視與蹠同蹠盧氏曰蹠盧氏曰蹠盧氏曰

傳蹠作踐此蹠蔥衡盧本作雙珩孔氏校注大戴禮記如文是也今改正安輯

亦踐也下同其國盧本安輯作宗揖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愚

俞氏必欲捨正文有儀至之儀盧本下儀字作文譚本作儀是也今改正

呂从通假非也

倨佻

盧氏曰倨與佻同

審虛明王

俞說高誘曰審明也審虛明王正曰審虛爲形況之

辭

威勝德則愷

盧本愷作濇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又說當讀爲愷惡也見周書世俘

篇孔

晁注德勝威則弛

盧本弛作施愚按此形近之誤今改正

繆繆盧氏曰繆與糾

同蜚龍

盧氏曰蜚與飛同

不宛

盧氏曰宛音眺肆也潭本作窕

姚至不妄盧氏

曰姚寬遠之意卒倉卒也

呂象列宿

盧本宿作星潭本如文是也今改正

四時之運

盧氏曰別本作側

異失同貶

盧本無失字貶作貶愚按此文亦見董子春秋

繁露玉杯篇彼作異失

又慎其齊

盧氏曰齊讀爲劑

適疾至

勿苦

盧氏曰言皆呂漸進也

# 賈子卷第六竟

正定通直王氏校葉版  
存秦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七 內篇七

正定王耕心次詁

春秋第四十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譴之而不行其罪虜是法廢而威不立非所曰使國  
人聞之也譴而行其誅虜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  
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  
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  
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其久病

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呂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呂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呂艸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償者杖賢也今背其所

主而棄其所杖其償小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  
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  
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曰糝毋敢曰粟於是倉無  
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請曰曰糝食  
鴈爲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曰糝  
食鴈則費甚矣請曰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  
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  
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曰養鳥也且汝知  
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

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  
烏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  
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  
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  
夕畢曰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  
而弗眾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  
事無驕熙之行食不眾味衣不雜采自刻曰廣民親  
賢曰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  
若手之投心是故曰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

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  
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  
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敖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  
婦女挾珠珎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暮年而後始復  
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  
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鷦於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



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呂示有勇割偃者之背鏃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邠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晉文公出岐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呂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呂妖我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歸齋宿而請於

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  
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目  
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柔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  
遂能而章德行善曰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脩政  
居三月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  
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  
不解遂至於霸故曰見妖而迎曰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曰  
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駟  
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

聞之曰爲不宐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虜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虜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曰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

遂溝呂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聽扶興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之棄之也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吾已

埋之矣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  
呂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  
信之

先醒弟四十一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  
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  
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  
學道理則嘿然愒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恇  
恇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  
先達庠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呂治未亂也知所呂

亂未安也知所自安未危也知所自危故昭然先寤  
虜所自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  
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卽位  
自靖三年自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  
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恆一  
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  
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  
奉鬻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  
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  
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

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  
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  
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  
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  
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  
穀恐亡無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  
不得若吾生者何呂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  
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  
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曰存亡此先醒也昔宋  
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烏虜吾知所曰亡矣吾

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  
舉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  
過吾是目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  
鱗鮫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  
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旣亡矣而乃寤所旨存  
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  
逐政治躋亂國人不復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  
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  
而欲食御進股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  
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



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曰不諫對曰君好  
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色而怒御  
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  
曰君弗知邪君之所曰亡者曰大賢也號君曰賢人  
之所曰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  
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  
是苦邪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曰  
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  
不寤所曰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霸後醒  
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烏虜戒之

哉

耳痹弟四十二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  
凶則賊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賊  
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  
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  
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曰成  
名於是紆身而適闔閭治味曰求親闔閭見而安之  
說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  
而不失歲時孰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

九天下服而無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  
凶言陰必死提邦旨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  
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  
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  
賊殺無罪殃既至虜此矣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  
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卽位乃與越人戰  
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齧山艸飲腐水易子  
而食於是履蹙戴璧號唿告無罪呼皇天使大夫種  
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  
而不愠好勝而無禮谿澍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

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旣得成稱善累德曰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虜直江君臣乖而不調植社槁而墉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彘銜藪而席隩燕雀剖而虺蛇生食蘆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蠶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抉而望東門身鴟夷

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虜身矣越於  
是果逆謀負約襲剽夫差兼吳而拊事濟功成范蠡  
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  
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  
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  
必知之虜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  
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  
卑其狀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第四十三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

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人循  
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  
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況我虜  
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  
醢重裘而立猶憺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  
是日也出府之裘呂衣寒者出倉之粟呂振飢者居  
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  
於寇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

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  
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  
惜一跣屨庠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跣屨哉思與  
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周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  
也速呂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  
王曰速呂人君禮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呂五大夫  
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間之  
曰我君不呂夢之故而倍槁骨況於生人庠於是下

信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徒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剝面而變容吞炭而爲噎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恥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軀目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及智伯分吾目衣服館吾目鼎實舉被而爲禮夫國士遇我我固國士爲之報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女



爲悅已者容非尤言也故在主而已

校詁七

春秋第四十

舊弟

是法至之也

盧本無非所曰使句九字俞氏據論衡福

虛篇所載訂如文是也今補正上句也字衍今刪

是昔也

盧氏曰昔夜也

其久病

句上有故字俞氏曰爲衍文是也今刪

故天至不察

俞氏據論衡訂如

文是也寇挾城堞

俞說挾讀爲接見鄭氏儀禮注

敖童不謳歌

盧本

今改正當讀爲遊傲注言當讀爲遊按此當作益字此文作傲

乃遊遊之正文从辵者屬後世增益字此文作傲已

誤盧氏捨正文反取謬妄

抉珠璣

盧氏曰釋抉軒氏

之通假非也今訂如文

小而至天下

盧本巨作大

日玦卽決也鉤弓絃者一

伐薛

盧本作伐諸侯

俞氏從戰國策訂如文是也今

伐薛

戰國策新序皆

改正巨下古爲韻作大非韻矣

如文是也 淮北之地 盧本地作城戰國策新 無頭之

棺 盧氏曰無頭之棺似譌國策作無顏之冠愚 目示

有勇 皆如文是也今改正 鏃朝涉 盧新序皆如文

是也 今改正 作斲者蓋後人 齊聞而伐 盧本齊作齊

反據偽古文尙書所妄改 無王字是 遂得病而死 盧本無病字別本 行之不解

也 今刪正 愚按解 母問其故 盧本母上有其字太平廣 菽聞 盧

讀為懈 引如文是也 今改正 埋之矣 盧本矣作也新序 先醒

弟四十一 舊弟 恹恹然 盧氏曰韓詩外傳作恹恹然

也 恹恹蓋替問之 自靖三年 盧本靖作靜俞氏訂如

狀與眊眊義同 治也 見毛詩傳俞氏據 南與至兩棠 盧氏曰潭本無

韓詩外傳訓為謀非也

宣十二年而又有師丁先生曰而下當有又侍御至

十人盧本數十作數百韓詩朝臣數百人盧本數百

外傳如文是鱗餒語亦無音訓疑當是豆食之餘屑

也今改正鱗餒語亦無音訓疑當是豆食之餘屑

丁先生曰鱗餒語亦無音訓疑當是豆食之餘屑

是也亦名豆餅南人曰糞田飼豕饑饉時人亦食之

或疑爲今之豆渣非也豆渣乃豆腐

之餘秦漢以前有豆油無豆腐也耳痹弟四十二

舊弟紆身至闔閭盧本句有缺衍丁先生據王天下

至無御其說曰說文午部悟逆也蓋御从卸聲卸从

午聲御卸悟皆从午得聲御有齧山艸盧本齧作吃

悟音故得通用愚按俞說近是飲腐水盧本腐作腐字

同丁先生曰當直作齧齧乃飲腐水盧本腐作腐字

正文吃屬通假是也今改正

腐水淤積之水王遷曰腐臭是

也愚按腐乃正字今改如文

谿礫盧本礫作礫注

也愚按盧說  
是也今改正  
沫泣與饋同  
閒官為積俞氏讀官稱

善累德俞氏曰稱讀為再說文再并舉也并  
植社至

席隩盧本植作置稿作稷塿作分振作樹覆作敗戴

南子覽冥訓蓋此文及淮南皆本尸子也植社句見

淮南尸子無容臺句尸子淮南皆同彘尸子如文淮南作

南作豕彘尸子如文淮南作尊隩尸子如文淮南作

澳盧本多目形近致誤今悉據二子改正如文植社

社上植木也容臺禮容之臺也犬入淵犬禍也彘銜

藪豕禍也塿呼訝切說文塿也塿裂也通鑑外紀說

夏桀事據淮南之文作塿而今本淮南子反作塿其

字不見字書蓋亦誤字或為塿字之重文觀鑄為鱗

字之重文可見今從通鑑外紀作塿正虬蛇生盧氏

文具在無取謫文也藪蓋亦艸蓐之屬虬蛇生盧氏

即虬字蛇盧本作食蘆至蛭口盧本蘆作蘊愚按蘊

地俗文也今改正食蘆至蛭口字書無考蘆字之俗

文也今改正蘆菹曰蘆芽為菹范蠡至五湖盧本作

今所謂蘆筍也蛭口蛭螿口也

歸五湖俞氏說潭本如文吉府本同當從之蓋此文  
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曰明誣神逆人天必敗其事  
也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云云則范蠡負石蹈湖  
亦言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爲陶朱  
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於江  
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如子胥爲夫差所殺  
其事甚著此云何寵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繫領謝  
事豈必如世所傳悖愚按俞說是也今改正繫領謝  
室盧氏曰謝渠如處盧氏曰渠如處當卽皋故天至  
室卽請室渠如處如吳越春秋作句如故天至  
之愚按此言誅伐乃上天所重不可恃其廣遠各  
殊此謂人不可曰誅伐其狀至視察盧本狀作牧  
天彼謂天誅不可避也其狀至視察俞氏訂如文  
是也今諭誠弟四十三舊弟循緒盧氏曰本亦作脩  
改正今諭誠弟四十三舊弟循緒盧氏曰本亦作脩  
覽作吾請至命者盧氏曰新序作酒二俞說醜爲  
學紆吾請至命者盧氏曰新序作酒二俞說醜爲  
是也愚按醜並音壇上徒奔隨盧本隨作隋愚按  
賈切醜見說文醜字書失考奔隨盧本隨作隋愚按

文曰隨為隋乃楊氏之嚮壁虛造履決背盧氏曰背

若復亂及春秋國多狂惑甚矣訂如文是也今補正黎面盧本黎作劑

周文王晝臥盧本無周字丁先生夫國士遇我盧本夫上有

改如文是也今改正館吾讀為啗夫國士遇我大字俞氏訂

如文是也今刪正

賈子卷第七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栞版